春秋戰國異辭

九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鄭

桓公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史鄭世家紀年桓子作王子多父食采於咸林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

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間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

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益同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公曰善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史鄭世家約國語文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勇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

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韓子內儲下又說苑權謀

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史鄭世家

桓公為周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難平王于是復命其子掘突為司徒纘父之職紀事年表

武公

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韓子說難

鄭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 史鄭世家約 左氏文稍異

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國非所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鄭之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作揚之水詩序

詩傳詩說皆入鄶風以為鄶人兄弟相間而被讒訴之之詞

十四年故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刼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

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後元年齊桓公始霸史鄭世家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温立弟穨為王

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穨弗勝於是

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固亦作故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

二十一年楚成王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因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史鄭世家

墨子 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絶面狀正方鄭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帥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于河上十年晉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史鄭世家

悼公

悼公元年鄦音許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于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于楚子

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于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于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史鄭世家

釐公

釐公五年子駟朝釐公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史鄭世家

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誇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矜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

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史鄭世家
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强又朝楚子產從史鄭世家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史鄭世家
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朝晉昭公史鄭世家

定公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詩傳

詩說　鄭子皮卒子産思之追頌焉詩序以為刺朝之詩　子皮卒

于鄭定公元年

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於鄭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強公室卑子産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産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來奔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莊子德充符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

說苑貴德　鄭子產死鄭定公八年　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韓子子產病死大夫哭於朝商賈哭于市　說苑子產死處女哭于室農人哭於野　史記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闔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

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也豈義哉其年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畏誅因國人逐瘈狗之亂而殺子陽也

呂覽觀世　又新序卷七列子說符　莊子讓王

劉向別錄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宜為繻公漢書道家列子八篇名御寇

列子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弟子曰先生

意號曰列子

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殺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史鄭世家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為韓所滅

鄭君一作康公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初繻公十六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併其國因徙都鄭史鄭世家

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韓子外儲右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

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

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

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黄帝之兄同年訟

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韓子外儲左

魏王謂鄭君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名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韓子內儲上

鄭人欲買履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乃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韓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琴者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而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

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

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列子湯問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史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吕吕在南陽宛縣西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吕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吕尚窮困年

老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吕尚于渭之陽與語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謀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修文王業將伐紂卜兆不吉風雨暴至

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紂師敗遂斬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
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太
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
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時使召
康王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為大國
益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

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

購立莊公二十四年周東徙洛六十四年莊公卒

子僖公禄甫立

僖公

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紀紀同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

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

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辟之咼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能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

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
降禍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
命而不改奉所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
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
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絶則夷吾死之非此三
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利夷吾死則齊不利鮑叔曰

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僖公九年魯隱公初立　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齊襄公荒淫怠於國政陳賢妃夙夜警戒欲令君早起視朝乃作雞鳴之詩以諷之其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餘詳毛詩列女傳 襄公無禮義而求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詩傳

詩說 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

詩序 載驅刺襄公也無禮義而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漢書云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然則不獨文姜矣

襄公久留文姜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詩說詩傳畧同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韓子說林下

初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嫡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俞左傳作繻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

詩傳齊風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詩說齊風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詩序入鄭風云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